

碧血丹心憶衡陽

勞耀民

民族聖戰四十七日記

日軍大陸走廊作戰

日寇自明治維新，即處心積慮，稱霸東亞，征服世界，迭經中日甲午，日俄戰爭，依據田中

奏摺，先後在我國，發動九一八、一二八、七七、八一三諸戰，逞其狂妄。欲三月亡華，我政府以軍閥割據，統一甫定，赤禍頻仍，國防未固，忍辱負重，安內攘外，戮力建設，無如：狼子野心，得寸進尺，兇狡萬丈，以為人盡可欺，迨滬戰再起，已忍無可忍，我最高領袖，乃昭示國人：犧牲已至



衡陽保衛戰指揮官第十軍軍長方先覺中將（右）衡陽脫險返抵陪都蒙委員蔣公召見並賜合影留念。

人：犧牲已至

最後關頭，全民抗戰，共赴國難，日寇挾其優勢兵力，現代裝備，以速戰速決，以戰養戰之策略，圖迫我作城下之盟，我則以長期抗戰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粉碎其迷夢，日軍曠日持久，師老無成，猶不量力，參加軸心，揮兵南侵，偷襲珍珠港，至民國三十二年，太平洋戰爭，情勢益形逆轉，日軍於棄守所羅門羣島之瓜達康納爾後，玉碎（全軍覆滅）事件層出，台灣新竹機場受襲，日本本土亦遭受空襲，大局惡化，日本為減緩其自身之威脅，參謀總長杉山元，乃奏請日皇，實施打通大陸走廊作戰徹底毀滅衡陽、桂林、柳州基地，阻止在華美空軍向日本本土的襲擊。又令其在華與印、緬及中南半島戰區脈絡相連，維繫交通運輸。遂於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起，以駐華中之十一軍為基幹，糾集部隊十七個師團，六個旅團，一個戰車師團，及所有殘留騎兵（當時在華派遣軍，祇有二十五個師團十一個旅團）由橫山司令指揮，企圖先征服平漢鐵路兩半段，進而攻佔長沙、衡陽、桂林、柳州以迄南寧，打通粵漢湘桂兩線，其作戰構想，乃以岳陽為出發點

，由湘江東西岸，向南發動鉗形攻勢，置重點於東岸，以有力之一部，邀擊我外圍平江、瀏陽、茶陵、安仁、耒陽之友軍，以主力逕取長沙、衡陽，達成「打通大陸走廊作戰」任務。

我第十軍戍守衡陽

在國民革命建軍史上，陸軍第三師，係由黃埔軍校教導第一、二團改編而成，陸軍第十軍所屬部隊多由第三師幹部擴展編組，三分之二以上皆為軍校先後期畢業生，從見習官下級幹部因戰功至團師軍長，以軍為家，如手如足，精誠團結，忠黨愛國，效忠領袖，歷經東征、北伐、討逆、剿匪、抗日（上海、南昌、湘北第一二三次



方先覺將軍衡陽脫險後奉派任青年軍二〇七師師長在昆明留影。

會戰，常德作戰），迭任艱鉅，其中尤以湘北三次會戰，固守長沙，締造空前大捷。所屬第三師與預十師，皆獲頒虎旗，號稱榮譽師，自加入第九戰區戰鬥序列，則戍守長衡地區，為防守及機動打擊總預備隊，雖於三十二年冬，馳援湘西常德會戰，突擊德山，攻入常德，完成解圍任務，損傷甚重，戰力未復，然士氣旺盛，戰志昂揚，原擬仍以方先覺將軍統率之第十軍防守長沙（該城設防之半永久工事，皆第十軍所精心構築，且曾固守，獲致大捷。），但我大本營，鑑於敵軍空前大集結，會戰重心必將南移，衡陽位居湖中，為我空軍重要前進基地，當粵漢、湘桂兩鐵路之樞紐，控制東南，屏障黔桂，拱衛陪都，乃軍略要地，為兵家所必爭，遂決定以第十軍，固守衡陽，改以第四軍衛戍長沙，吸引敵之主力於長衡地區，援用外圍強大部隊，實施反包圍殲敵於湘江河畔，此一作戰指導方針，極為正確。

匆促佈防長沙

先陷

衡陽為面臨湘江西岸之城廓都市，北有百公尺河幅之蒸水（俗名草河），南西南面為綿亘起伏之

丘陵地帶，城廓西南西郊區，滿布蓮池魚塘沼澤，其接近城廓之道路，皆為沿池沼之小徑，僅有長衡公路經虎形巢、天馬山、張家山之側，交會於兩路口至南門，並無特殊險要足資阻敵，第十軍於常德會戰後，原駐衡山附近，從事整補，旋倉卒奉命，肩負艱鉅，所屬三個師，一九〇師為後調師，僅有不足額之幹部而無兵員，第三師與預十師，員額亦缺而未完成補充，另暫編第五十四師原擔任機場勤務之一個營，臨時撥歸指揮。第十軍基於當前敵情及任務，乃以精銳主力預十師，部署於東自湘江西岸，沿五桂嶺、一四一高地、楓樹山、修機廠、市民醫院、張家山、蕭家山、虎形巢，以迄汽車西站之線，縱深及於核心，岳屏山、花藥山、兩路口、五顯廟、天馬山，以至城廓，第三師佔領汽車西站以西，沿連串蓮池魚塘接近城廓小徑之要點，以迄沿蒸水東南岸之加里渡、銅錢渡、草橋渡沿線地區，及至與湘江交匯處陣地，第一九〇師，附暫編第五十四之一營，佔領湘江東岸，沿街市巨機場外線高地，與五馬歸槽等要點，建立半環形陣地，確保機場，掩護國軍之側背安全。

衡陽遠在戰區後方，湘北第一二三次會戰，寇騎祇及衡山以北之株洲，未受波及，是以從未設防，欲事固守，短期內建成防衛工事，非動員所有人力物力，用無比信心與毅力，不足以達成使命，幸國軍官兵，能征慣戰，尤擅長構工，以防衛長沙之經驗教訓，盡量利用地形地物，將西南沼澤，變為地障，造成泛濫，或設外壕，各池沼間通往城廓之道路小徑要點，建築堅固伏地礮

堡。通敵要道，悉予封閉。在各丘陵地帶，則構成數線堅固據點工事，據點之間，以交通壕連接，形成綜深線合要塞式陣地，而碉堡位置之選擇，務期能相互支援，任意發揮側、直射之火力，且每碉堡之前，均形成猛烈之交叉火網，復將各丘陵之基部，盡行斷削成崖，於上端構設手榴彈投擲壕，丘陵之間間隙凹地，弱點，則輔以外壕，而於前線前線，佐以一至三層之木造障礙（缺乏鐵絲網，及其他副防禦材料，利用敵機毀損民房拆除之角板及圓木設之），於側面設側防機能，予以嚴密掩護封鎖，令敵難於接近，無法攀登，期挫於陣前而殲滅之，此項陣地之完成，實為我軍智慧之傑作，努力之結晶，惜長沙淪陷，衡陽迅速步入戰鬥，新式美援裝備械彈，未能及時運補，對衡陽保衛戰鬥，發生嚴重影響！

國軍布署步步為營

日寇自岳陽發動攻勢後，國軍先後在湘江東岸，以二〇、五二、三七軍佈陣新墻河、汨羅江、撈刀河、瀏陽河，在湘江西岸以九九、七三軍佈陣南縣、沅江、寧鄉、益陽、湘潭、湘鄉諸線，步步為營，節節抵抗，實行截擊側擊，行廣正面持久作戰，遲滯損耗其戰力，另以精銳之第四軍防衛長沙，第十軍保衛衡陽，再以機動預備部隊五八、暫二、七四、七九、一〇〇、六二、四六各軍，分別佈陣於長衡外圍。不意外圍作戰，未獲預期進展，長沙要地，棄守於一日之間，日軍狼奔豕突，挾勢南侵，於六月二十三日，進抵衡陽東郊，以其主力之一部十六八師團，向我一

九〇師防衛江東岸機場周邊陣地，猛烈進攻，國軍奮起迎戰，慘烈搏殺，纏鬥至六月二十六日，敵我傷亡均重，我軍鑑於防地遼闊，兵力薄弱，乃變更部署，緊縮防地，將一九〇師，撤回西岸城廂，擔任從五桂嶺沿湘江西岸迄北門陣地防禦，以迎接新戰鬥。

猛攻反擊對峙局面

敵軍於佔據湘江東岸後，其主力六八師團、一一六師團、附砲五〇餘門，在衡陽之南，湘江上游東陽渡渡河，於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七時，竄抵衡陽南側，稍事偵察後，即於當日黃昏時，發動全面攻擊，將重點指向火車站之張家山，因受長沙輕易擄取之激勵，企圖一鼓作氣，奪得衡陽。然而事出意外，我軍背水作戰，以必死之決心，與敵週旋，經澈夜激戰，阻敵於陣地斷崖之前，預十師二十九團第一營第二連在張家山陣地之一角，雖一度被敵突破，迅即由該營第三連長梁耀輝，率所部實施短促突擊，猛烈逆襲，不旋踵而奪回陣地，使敵難越雷池一步，二十八日拂曉，我預十師二十八團第一線部隊，發現敵兵數十，蟬集於當面高地，我乃把握良機，集中迫砲火力，予以猛烈襲擊，令其招致重大傷亡，後據戰俘供認，獲知敵六八師團長久佐間中將以下，參謀長暨聯隊長，均重傷或陣亡，陷敵指揮系統於癱瘓狀態，然敵仍不顧一切，孤注一擲，持續進攻我二十八團第一營楓樹山陣地。營長趙國民，身先士卒，率部與敵搏鬥，手榴彈爆炸之聲，密如連珠，負傷不退，最後擊退頑敵，二

十九日夜激戰再起，我據守修機廠及市民醫院之預十師三十團陣地竟夜激戰，前仆後繼，該團第二營徐營長陣亡，三十日戰火持續，戰況又慘烈，預十師兩翼，右虎形巢二十九團第三營，左五桂嶺二十八團第三營，同時短兵相接，慘烈搏擊，二十八團第三營長李若棟，足部受傷，奮戰不退。七月一日，全線終日慘烈苦鬥，我官兵懷於國家、主義、領袖、責任、榮譽，視死如歸，寸土必爭，陣地屹立無恙，予敵嚴重打擊。尤有足嘉者，第八團先期被遣擔任特殊使命，與敵在湘潭之易佐河，衡山之中路舖鏖戰，嗣奉令歸建，乃晝夜兼程，循瑕蹈隙，從敵嚴密包圍圈中，滲透敵陣，衝入衡陽，團長張金祥，忠勇可風，殊堪楷模，連日惡戰，敵軍已成強弩之末，傷亡逾萬，潰不成軍，於七月二日，被迫中止進攻，形成對峙的局面，我亦傷亡營長以下官兵五千餘人。

敢死隊與敵寇偕亡

衡陽保衛戰前階段雙方傷亡均重，我陣地損毀頗多，亟待重新編組加強，敵軍損失慘重，人員補給有待整補，於是戰況轉趨沉寂，僅黃昏拂曉，偶爾奇襲伏擊，有小規模之衝突，預十師第二十八團二營，從多日之觀察與探究，發現左前方敵後歐家汀附近小學，常有敵出沒，乃於七日夜，趁月黑風高，派排長鄧星明，選敢死勇士一班，伺隙潛行，進入該區，在敵惡夢方酣時，以手榴彈等近戰武器猛襲，令敵死傷枕藉，狼狽逃竄，我軍安然凱歸。又預十師三十團一營市民

醫院陣前，敵之哨戒，以及交接班時間與路線，經我軍偵察，瞭若指掌，營長劉萬德，於九日凌晨，選派第一連班長陳建國，率精幹一組，潛伏於敵人必經之路旁，果敢躍出狙擊，斃敵三，俘傷者一，鬥智又鬥勇，敵膽為喪，十日九時，我機飛臨南郊上空，向敵偵炸掃射，忽一架不幸墜毀，飛行員陳祥榮中尉跳傘降落於敵我之間，一時方向難辨，彷徨不知所適，我軍高呼歡迎歸隊，敵亦發現追捕，千鈞一髮，預十師二十九團第二營，除以火力掩護壓制敵外，立即派兵一班，由劉樹旺中尉率領，衝出陣外迎接偕歸，陸空軍一家，患難相扶持，爾後陳祥榮中尉自願擔任陸空連絡，貢獻良多。

一週之後，敵獲空軍強力支援，五十七旅團加入序列，遂於七月十一日十六時，全面循原路線發起第二次總攻擊，重點依舊指向預十師二十九團第一營張家山陣地，我軍因曾重創頑敵於前，士氣益形高昂，陣地更臻完善鞏固，無如敵人恣意狂暴，空軍成羣結隊，低飛狂炸，往返掃射，城廂大火，盡成瓦礫，前線守軍，亦深受其禍，且將野戰砲兵，推進至第一線近距離，直接瞄準，配合步兵，向我猛攻，陣地全毀，我軍以血肉之軀，奮起應戰，先以輕重兵器，熾盛火力，封鎖射擊，手榴彈投擲，阻敵於陣前，繼以白刃格鬥，反復衝殺，殲敵於陣內，喊聲震野，山鳴谷應，張家山陣地，一日失而復得者三次，該營犧牲重大，僅殘餘官兵不足五十人，第一二連長陣亡，營長與第三連長負傷，第一連長張冠雄，生前與敵激烈格鬥，死後尚咬牙切齒，怒目而視

，緊抱敵尸不放，預十師師長葛先才，一再督率師直屬部隊特務連與工兵連，進行「短促突擊」作迅雷不及掩耳之逆襲，乘敵混亂不穩之際，盡殲頑敵。軍長方先覺中將親臨巡視督戰，以振奮士氣，安定軍心。兩連戰士幾全壯烈殉難，工兵連長黃仁化，負傷不退，誓死與敵拚鬥，最後以集束手榴彈與敵相偕亡，忠烈足千秋。

搏鬥慘烈上下一心

七月十三日黃昏，敵又集中兵力向預十師三十團修機廠，市民醫院防線，猛烈攻擊，夜以繼日，我軍第一營長劉萬德，第三營長周國相，相繼陣亡，犧牲慘重，然敵死傷枕藉，為我數倍，陣地依然確保，第八連長蔣鴻陽，手足受創，彈痕累累，尙孤軍奮鬥，支撐險局，嗣亦壯烈殉職。又當第三營危急時，電話中斷，與團部失却聯絡，傳令班長朱仲良，持便條趕赴團部告警，中途遇敵砲擊，遍體鱗傷，血流如注，猶連爬帶滾，勉強至團指揮所，完成任務，即倒地不起，其負責盡職之精神，殊令人不勝崇佩。七月十四日，亘全晝夜，敵鋒轉向左翼第三師第八團（該團接替預十師二十八團第三營陣地，歸預十師師長葛先才指揮）陣地五桂嶺，預十師二十八團一四一高地，楓樹山之線，步砲空聯合，作波浪式不斷攻擊，我第一營長趙國民，為國犧牲，第二營長余龍負重傷，位於楓樹山左內側之農民銀行地下倉庫團指揮所，一度被佔，戰況混亂，預十師師長葛先才，趕赴指揮，作中流之砥柱，挽狂瀾於既倒。同日預十師二十九團第二營蕭家山陣地亦告

急，敵施放毒氣，繼以自殺式之洶湧突擊，企圖強佔蕭家山，破壞側防機能，以瓦解張家山之防守（因敵屢次攻擊張家山據點，均受蕭家山側防封鎖慘敗。）進而俯瞰衡陽，以利進一步之攻城，該營堅忍不拔，固拒却敵，營長以下，雖死傷三分二以上，仍誓死抵抗不退，七月十五日拂曉，敵陸空協同，並放毒氣，向預十師二十九團第一、三兩營（第一營原防守張家山，經七月十一、二日激戰後，僅餘四十餘人，乃抽出整頓，轉用於虎形巢）虎形巢，汽車西站陣地，猛烈空襲砲轟，並放毒氣，烟塵瀰漫，遮天蔽日，陣地大部被毀，繼之強大步兵，蜂湧強攻，激戰至十四小時，敵我犬齒交錯，難解難分，第一營位於虎形巢制高點之營指揮所，碉堡頂端，被敵攀登，用輕機槍向四週射擊，營長勞耀民，裹傷再戰，率僅存之號目及傳令一人，衝出堡外，以手榴彈將敵炸斃，堵塞兩側通壕，中隔碉堡，與敵對戰，作迷藏式之攻防，將八箱手榴彈，逐一投擲，最後僅存五枚，正頻險殆之時，團長朱光基指揮師直屬部隊，防毒連與戰砲連（員額不多，早已改裝步兵參加戰鬥）及第三師第九團第二營，發動逆襲，再度展開人世間最艱險之爭奪戰，衝鋒號音，此起彼落，喊殺之聲，不絕於耳，交通壕中，血流及脛，行走其間，移出遺尸，始能通過，戰砲連長陳以居陣亡，防毒連長王開藩左臂骨折，第三師第九團第二營長孫虎斌陣亡，至是我軍精華，十之八九俱已捐軀。在敵第二次總攻期間，已是傷患參半，協力防守，折腿斷臂，裹傷再戰，最後虎形巢雖則控制火車及汽車西站，屏障

衡陽西南，但無兵士增援，無力足守，其他正面，往往百餘公尺，空無一人，我軍乃調整部署，將固守匝月，付出極高代價之第一線，五桂嶺（南半部）、一四一高地、楓樹山、修機廠、市民醫院、張家山、蕭家山、虎形巢、汽車西站等堅強陣地，自動放棄，而以第三師第八團，擔任五桂嶺（北半部）、岳屏山、花藥山之線，軍工兵營（附預十師殘餘官兵約百餘人，編成二十九團不足額之第二營，調師前戰砲連長古今為營長，歸軍工兵營資深中校營長陸伯皋指揮），佈陣兩路口、五顯廟之線，第三師第九團，擔任天馬山、西禪寺之線陣地，統歸預十師長葛先才指揮，餘仍舊貫，枕戈待旦，嚴陣以待。

我重整部署後，所遺棄之陣地，數日之內，日敵尚有餘悸，不敢冒進，據諜報，敵損兵折將，傷亡三倍於我，殘餘之衆，每連不足二十人，幹部幾全部罹難，而由士官代理，欲振乏力，職是之故，抗況復陷膠着。

孤城無援仍然出擊

七月二十二日午後，忽遙聞隱約槍砲擊於西南郊外，我與六二軍取得連繫，相與約定，互為策應，期早會師，我軍躍躍欲資，爭先出擊，嗣派遣軍特務營長曹華亭，率該營（祇有百餘人）冒險突出重圍，二十小時後抵達西南郊外之五里橋，歷盡險阻，竟未能相會，友軍踪影渺然，失望而歸，營長曹華亭殉職，其餘損傷過半，我軍以百餘之衆，尚且衝出攻入，穿卡過關，行動自如，不辱使命，而外圍友軍，勞師動衆，竟隔

洋觀火，見危不救，為長者折枝，非不能也，實不為也，衡陽之圍，焉可解耶！七月二十五日，軍工兵營長，善謀廟算，習知當面張家山火車站附近之敵，慣常出沒之時地，在當日凌晨，選敢死隊一排，由徐兆祥中尉率領，隱伏於我前陣地之坑道中，趁敵不備，攔腰伏擊，敵首尾難顧，四散奔逃，摧毀其拂曉侵擾於機先，且予慘重打擊，七月二十八日，第三師八團，為阻敵夜間竄擾，於陣前敵接近要道，密置集束手榴彈於其間，觸之即發，再以火力猛襲，敵不敢再猖狂，八月二日，第三師第九團第三營，西禪寺陣地前，敵活動頻繁，偵悉其有大部隊在原汽車西站附近，特遣第七連長張志貞，率部（祇三十餘人）於午夜風雨交加之際，倏然偷襲，天兵忽降，驚惶失措，敵死傷甚夥，我張連長衝鋒陷陣，奮勇當先，傷重殉難。

斷垣殘壁碧血丹心

衡陽保衛戰我軍戰力日益損耗，望眼欲穿，外援仍渺，迫擊砲彈、手榴彈、美製砲彈，早已告罄，一月以還，賴時斷時續，杯水車薪，緩難濟急之空投，戰前城廂堅壁清野，雞犬不留，戰後斷垣殘壁，滿目瘡痍，重傷患遍地充斥，缺乏醫藥，無人看護（醫護人員，加入戰鬥，多數傷亡），痛苦呻吟，聲嘶力竭，偶遇戰友路過，請補一槍，免受活罪，屍體雨淋日晒，暴骨街頭，蒼蠅羣集，臭氣薰天，慘不忍親。衡陽監獄，囚犯百餘，同仇敵愾，請纓戰列，初任後勤支援，繼而比肩戰鬥，生死與共，主食雖未缺，副食初

賴醬菜，牛皮雜碎（前商人製革，棄置池中之廢料），欠缺青菜，疲乏難禁，間或冒炮火之險，採池中空心菜或池魚，最後來源斷絕，其慘狀殊非局外人所能想像，唯一可以告慰者，領袖蔣公不時函電交馳，訓勉激勵慰問，殷殷垂注，令人感激涕零。

二次總攻血海苦鬥

當日寇第二次總攻，再度於七月十六日頓挫後，在華派遣軍極感不安，大本營亦深表不滿，敵第十一軍司令橫山，乃決心將其第一三、四〇、五八，三個師團，增援衡陽，加入戰鬥，兵力總計五個師團，一個旅團，輕重野戰砲百餘門，橫山親自指揮，在七月四日凌晨，開始第三次總攻，妄圖一日內攻下衡陽，先期敵空軍，為規避與我空軍遭遇，常於晝間偷襲，夜際肆虐，最後則不分晝夜，濫行狂炸，配合作戰，再以強大砲兵，作地氈式之猛轟，步兵繼之以自殺式猛撲，前擁後湧，我疲兵再戰，一以當千，振臂高呼，創病皆起，血染征衣，百折不撓，與敵作存亡決鬥，第三師第八團之岳屏山核心陣地，曾一度危急，經奮力堵截，果敢逆襲，將敵擊潰，號稱勇將之敵第十七旅團長吉摩源吉少將亦遭擊斃。八月五日，遍地展開慘烈衝殺，第三師第九團天馬山方面，黃昏前後，敵侵入圍指揮所附近，搏鬥甚烈，爾時預十師二十九、三十兩團，已無一兵一卒，正副團長，仍置身第一線，均以客卿身份，貢獻謀略，協助友軍指揮戰鬥，預十師三十團中校副團長嚴荆山，左眼打瞎，左肩胛貫穿骨折

，仍同心協力，將敵擊退，八月六日，全面戰鬥，益加激烈，敵十三、五八兩師團，連續向我兩路口、西門兇猛突擊，我軍工兵營長陸伯皋，堅守陣地，猛烈還擊，而第三師第七團第一營之西門陣地，却輕於棄守，營長李桂祿，就地正法，團長方人傑，撤職法辦，另派鞠震寰上校接替，反擊日軍，國軍死守四十餘日，敵軍兵力倍增，我軍外援斷絕，情勢危急，軍長方先覺中將，召集各師長暨參謀長緊急會議，預十師長葛先才，首先發言，一則不惜犧牲，死守到底，二則準備一切，進行突圍，忽有人提議，與敵作有條件之謀和，葛聞而怒髮衝冠，嚴辭斥責，軍長方先覺中將，當機立斷，決定堅守不退與衡陽共存亡，乃嚴飭力戰。

電呈訣別來生再見

八月七日，敵廣續糾集數十倍之兵力，死拼硬闖，特遣擅長攻堅之一三三聯隊，再向岳屏山強攻，死傷累累，聯隊長黑嶺平一，僅以身免，幾被活捉，我第三師第八團，堅韌不拔，勉強支撐危局，戰至二十時前後，不幸第三師第七團西門陣地，再度被敵突破，團長鞠震寰，裹傷坐擔架趕往督戰，同時第一九〇師防守之北門，亦被敵竄入，敵空軍趁勢狂炸，重砲兵加速射擊，大量爆炸與燃燒彈齊落城內，突破口繼續擴大，電訊中斷，事態嚴重，軍長方先覺中將，乃命參謀處長饒亞伯前往查詢，久未見歸，急召各師長暨參謀長面商，作非常處置，決定為國集體殉難，當即呈電 領袖訣別，來生再見，無何竟遭敵

侵入脅持，以敢求死不得，然正氣干雲，峻拒停止抵抗，我官兵聞訊，莫不義憤填膺，誓不兩立，八月八日，在斷垣殘壁中，仍寸土必爭，展開殘酷搏鬥，直至聲嘶力竭，預十師二十八團二營副營長翟玉崗，足傷不能立，隱伏破屋中，虛掩大門，拉一桌於內側，置椅於上而坐其中，待敵進入，以門門猛擊其頭顱，腦漿四濺而亡，己亦自裁死。該營四連連長李潛重傷，將手榴彈繫身，爬臥馬路中裝死，待敵經過，牽引爆炸相偕亡。二十九團一營長勞耀民，偕團指周日生，於當日二十二時，潛至鐵爐門手切敵哨戒後，跳湘江游三十餘公里，歷盡艱險，於次晨抵來雁塔附近登陸，突出重圍。三十團有重傷患十餘人聚居破房內，相率投井死，軍工兵營副營長有同學李向陽者，戰前來投効該營，未獲正式任命即參戰，表現甚英勇，不久負傷，與該營其他傷患數人同居一室，用汽油遍注，迨敵前來，牽引預置之集束手榴彈爆炸焚燒，無人幸免，第三師第八團三營九連排長邵振威，約集該團士兵五、六人，埋伏窮巷中，敵至衝出突襲，斃敵十餘，己亦壯烈成仁，似此可歌可泣，英勇事蹟，罄竹難書，我第十軍保衛衡陽四十七日，其為國之忠，作戰之勇，貢獻之鉅，犧牲之大，死難之烈，誠可驚天地而泣鬼神，陷落之日，天地變色，草木含悲，國人聞訊，自動下半旗誌哀。

戰後檢討戰略戰術

衡陽保衛戰，事後加以檢討，有下列幾個要點：

(一) 戰略——日寇竄動後，我大本營洞燭其奸，策定指導方針，在廣深正面，步步為營，逐次抵抗，消耗其戰力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再以國軍精銳，確保長衡戰略要點，吸引敵之主力，援用外圍強大部隊，實施反包圍而驟殲於湘江之畔，極為正確，惜長沙棄守，衡陽防禦設施未固，械彈撥補未完，外圍大軍缺乏協同，並且作戰不力，終令苦守四十七日後，因彈盡援絕而淪陷，殊堪浩嘆。

(二) 戰術——以國營作狹正面縱深配備，分區直接控制預備隊，先以步砲協同，熾盛火力，殲敵於前，作堅韌之防守，萬一陣地被突破，則乘其混亂立足未穩之際，運用直後第二線防地預備隊，發動短促突擊，再以小股兵力，不斷進行滲透竄擾突擊，伏擊奇襲，以攻為守，戰果豐碩。

(三) 戰鬥——先運用步兵輕重兵器，發揮高度側、斜、直、曲射交叉火網，阻敵於我高壁、深溝、堅壘陣地前，乘其遲滯、頓挫之際，再快速密集投射手榴彈，予以殲滅，如被侵入，則果敢白刃以格殺之，使其無法漏網幸存。

(四) 防衛措施——戰前實施堅壁清野，徹底疏散，以免奸宄藏匿，給養損耗，管理負擔，頻添後顧之憂，至於陣地編成，工事構築，則精心設計，動員人力物力，善用地形地物，造成地障，高壁、深溝、堅壘，并以副防禦加強之，使堡壘、據點、側防機能，發揮側、斜、直、曲熾盛火力，構成綜合縱深堅強陣地，使進犯之敵軍，如進入迷魂陣，進退失據，頓挫覆滅。

(四)第十軍奉令保衛衡陽後，領袖 蔣公關懷備至，獎勵有加，熱望重振長沙三次大捷之聲威，締造更光輝偉大之勝利，倘遇危難，在四十八小時內，嚴令外國部隊解圍，所需裝備彈藥，以庫存所有械彈盡量撥補，並令俞飛鵬部長，親蒞衡陽，面商解決，不意長沙迅即棄守，頃衡陽防

守部隊僅獲美式七五山砲一營，戰防槍數十挺，其餘均未及運至，瞬即步入戰鬥，官兵弟兄們懷於領袖付托之重，責任之大，莫不戒慎恐懼，全力以赴。

國軍以二萬之師，對十萬之衆，抱必死之決心，固守衡陽達四十七日，敵人二次增援，三次

總攻，動用五個師團，一個旅團，輕重砲兵百餘門，配以強大空軍，聯合作戰，損兵折將四萬八千，令其外圍數十萬大軍，徘徊瞻顧，躊躇而莫敢越雷池半步。阻止敵人進攻黔桂，衡陽守軍官兵貢獻最大，爲不可磨滅之史實。

(全文完)

一代「袁世凱傳」

增訂再版 章君毅著 全一册合售台幣陸拾元

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袁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，全書廿餘萬言附林光瀨著「袁世凱和汪精衛」共四百餘頁，另有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全一册合售陸拾元。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。

賢不肖別傳

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臺幣30元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共三十多篇人物評介：涉及廟堂之上、市井間、清流之下、聞達隱逸、名士淑女、概計在百人以上。要目如下：眞讀書人胡樸安。煮字療飢胡寄塵。中興鼓吹盧冀野。情書一束章衣萍。不開畫展王悲。突梯滑稽畢修勻。秋水伊人李淑一。生不逢辰范卿宜。保定隊長陳惟誠。歡樂歲月單理鳴。黃埔教官屈鳳梧。死得其正盧吉三。大言炎炎唐主良。風流種子唐有壬。濟世利人孟保羅。閩籍僑領呂渭生。蒙古王子德穆楚克棟魯普。浪人傳中小人物山本榮治。翦伯贊與周谷城。安徽名廚羅斯福。傳奇人物顧和尚。節期唱和胡展堂。雍容豫悅譚組菴。風雅儒將宋阜南。湘軍福將魯詠安。英雄本色謝冠將。舍生取義吳熙農。閩令森嚴陳護黃。威鎮湘西蔡鑄人(附陳玉璠唐晉棠)。魂兮歸來張石侯。壺中日月呂蘧生。高陽酒徒楊綿仲。